

+ 张欣继《泪珠儿》《浮华背后》《深喉》之后，
将视角转向在物质的诱惑面前脆弱的情感。

为爱 结婚

这是一部挑战爱情的至高境界，
而主人公却被现实生活推向了绝境的惨淡而脆弱的情感之书

张欣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为爱 结婚

张欣
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爱结婚 / 张欣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222-04268-7

I. 为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1847 号

责任编辑: 瞿洪斌 海 惠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书 名	为爱结婚
作 者	张 欣著
出版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www.ynrm.peoplespace.net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5.75
字 数	70 千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上海长阳印刷厂
书 号	ISBN 7-222-04268-7
定 价	15.0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21) 64666373 64454620

绝 境（代序）

在情感的迷宫里，为爱结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至高的境界。这在过去也不能说就不是问题，任何一个年代，总有人为了生存、家境或者人事关系结婚，也有人为了入党、当官、投靠一个红色的出身结婚，而在今天，残酷的现实生活就更加是风刀霜剑严相逼了。

我不想指责任何人，就像我自己，别人跟我谈很严肃的文学、创作等问题，总发现我有些心猿意马，最终我会微笑地对对方说，艺术当然需要孤身走我路的精神，甚至远离市场，作家也应该保持自己的批判态度，超然而不同流合污。你说的都对。问题是我女儿在美国的学费谁付？

我真的已经变得这么现实了，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人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呢？

只要有一个成功的人士在成功之后包了二奶，就会有许多人怀疑当年在信誓旦旦中的爱情宣言中共同打拼

爱

的承诺是否太轻率了，同时会质疑爱情中的共同吃苦到底有多大的意义？生活永远是我们的老师，而某些所谓神圣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之脆弱的。

不止一个朋友、读者、导演或者更广泛的什么人对我说，太想看到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，太想为真正的爱情伤感并且落泪了。我想这也是我们目睹和经受了太多太多残缺、灰色、金钱交易、牺牲真情的故事，我们从虚假的完美爱情中走出来，又被真实的没有爱情的爱情交易深深伤害。所以我们需要犹如晨之甘露般的纯美爱情。

可是我想了很长时间，终是没有这样的稀珍之物呈现出来。于是我决心挑战为爱结婚这样至高的境界，陆弥和子冲便是这样一对完美的令人叹息的情侣，可是他们碰到了生活中至大的难题，这就把他们推到了绝境——既是生活的绝境，也是爱情的绝境。

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一度写得很累，因为通常的做法是在难以抉择之际，小说便戛然而止，留下一个开放

愛

式的结局让读者去自我折磨。而我则是从这一抉择开始写，这便有了一定的难度。可见我的写作也不光是为了女儿的学费，我也是自设难题的，这一难题便是——我总是向那些耳熟能详的完美定义或境界开刀，其实是提出极大的质疑，譬如为爱结婚，再譬如善可以影响人性的问题等等。我认为好的作家便是决不会盲目地歌颂真善美，但也决不是单一甚至狂热地产生恶之花，而是写出人性的挣扎。

陆弥爱子冲和哥哥，唯独不爱祝延风，可是祝延风有钱，在这个世界上钱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。我有一对学哲学的朋友，他们看了这个故事，便向其他朋友讲述这个绝境之中的抉择，几乎每个人都说陆弥当然应该嫁给有钱的祝延风。这仿佛就是我要达到的目的，当我发现有智商的人被绕进这个故事里去的时候，我真是有一点点惊喜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肤浅，我想我的故事已经让人们嘲笑为爱结婚了，其实那是我们在嘲笑自己。

为爱 结婚

[1]

钱去心安。

这几天，这句话就像苍蝇叮着臭鸡蛋似的叮着陆弥，可是真的没说错呀，她现在就心安了，而且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。她旁边走着她的男朋友胡子冲，子冲也是一脸的慷慨就义，面无表情地平视远方。

他们刚从某房产公司的售楼部出来，落了定金。落定不就是死么，一周之内，他们存折上的十万元便会作为首付资金流入房产公司的金钱海洋，悄无声息。

爱

接下来的事情毫无悬念，结婚，开始供楼，像所有的准中产阶级一样，表面风光，背地里没完没了地算豆腐帐。可是人生不都是这样吗？再花里胡哨也得归于平淡。想到这里，陆弥便不由自主地去拉子冲的手，子冲的手宽大而温暖，就仿佛有思想那样会意地握住陆弥的小手。陆弥又想，夫复何求。

她刚想说话，子冲却道：“你说这钱算什么东西？不花吧，也就是一个数字或者一张纸，可是一花又什么都没了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”

陆弥笑道：“你还要多大动静的痕迹？一套五十八平米的房子呢。”

子冲“哼”了一声。

陆弥忙道：“当然了，楼层不够高，朝向也不理想，不过……”

子冲扬起一只手臂搂住陆弥的肩膀：“咱们能不能不说房子了？整整三个月，我们看了多少房子？我饿了，想吃韩国烤肉。”

陆弥刚刚表现出来的一点温情马上烟消云散：“你以为你是李嘉诚的儿子啊？从今往后我们就要供楼了，不可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们去吃羊肉串好了。”

子冲撇了撇嘴。

他们最终进了一家拉面馆。陆弥什么都没说，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其实内心里的一番感言实在比拉面还要悠长、劲道。男人真是最没有长性的动物，开始看房的时候，子冲也算是意气风发，可是看着看着就不起劲了，他的理由是看了三百万的房子却要落实买三十万的房子，这不是有病嘛。陆弥的意思是既然都是看，普遍地看一下也算是兼容天下，总不能直奔经济房而去，这样的人就会变得没有激情和活力了。

后来的情况便是陆弥做基础工作，找到了合适他们的房型，子冲才抽空过来看一下，决定行还是不行。所以整个事件中最累的是陆弥，直到他们最终选定这套兰亭公寓里的小户型，也是陆弥做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幕后工作，譬如她站在兰亭公寓漆黑的后院，只要见到和

气些的中年妇女，马上跟人搭话，称人家是住在这里的前辈，同时声称自己马上就要搬来了，还是想彻底了解一下房产证以及小区管理等一系列问题。通常这些中年妇女也都是些话篓子，再说晚上也没多少事了，便能跟陆弥聊上一会儿，这样她便能拿到许多第一手资料。

兰亭公寓也仅仅是四幢款式相同的高层楼房，前两幢已经住满了人，现在推出的是第二期工程，也就是后两幢楼房。总之陆弥和子冲考证了好长时间，除了价格方面有些超标，但他们认为投资商品房不能再差了，所以决定铁肩挑重担，扛。

陆弥的长相属于清瘦而骨感，虽算不上是十二分的漂亮，但也眉清目秀，同时有一个讨喜的男孩子性格，十分的爽气。做事方面，她是一杆子插到底，不会拐弯。多少年后，当她的朋友提到她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一句，真不知这种有来无往的风格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。

吃拉面的时候，陆弥接到白拒的一个电话，叫她回去工作。

陆弥拿着手机不情愿道：“现在？”

“对，现在。”白拒挂线了。

陆弥看了一下手表，现在是晚上七点四十分，是无数白领倦鸟知返终于可以解甲归家的时间，但她却要再次出发了。

白拒是一个孤身走我路的病态青年，当然同时还是一个摄影师，他自己有一个工作室，陆弥是他的摄影助理。通常他们两个人外出工作，看上去有些搞笑，陆弥抱大揽小地扛着器材，身后跟着一个睡不醒的小眯眼，空手晃啊晃的。

在满大街的芸芸众生都哭着喊着要张扬个性的今天，白拒看上去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，他没脾气但也没什么笑脸，不爱女生但也不爱男生甚至自己，不惜香怜玉但也不压迫妇女，生活上不讲究但也决不把自己搞得像美术学院的学生。只是很奇怪，他拍出来的照片却显现出一种大味之淡，还带一点似有若无的忧伤。以至于他的名气虽不是一路飘红但也算稳中有升，他现在什么

爱

都拍，包括人物、动物、广告产品、公益宣传等等。

陆弥对子冲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子冲道：“没事，你去吧，我正好要到电脑城看看。”

“也可以去家具城看看呀。”

“讨厌。”

陆弥伸出手去把子冲整齐的头发起呼撸乱，她喜欢这种心心相印的感觉。

子冲在外企公司当职员，作息时间反而是泾渭分明的，公司很少占用私人时间，除了联络感情方面有些夸张，比如主管过生日，办公室的人就得疯一晚，搞得彼此好像很有感情似的。陆弥说，你以为这叫企业文化？这是典型的矫揉造作。子冲说，你好，所有的时间眉毛胡子一把抓，那还不如虚伪一点呢。陆弥叹道，没办法，搞艺术嘛。子冲吓道，千万别跟我提这两个字，就你和那个麻杆白拒？真不知道是你们玷污了艺术还是艺术玷污了你们。

他们在拉面馆门口分了手。

陆弥和子冲是在一年前同居的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，两人好了以后，自觉对方是命中的另一半，便相约在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有五千块钱的时候，就同时把自己的童男处女之身献出去以示庆祝。也许当时年轻加上眼界有限，深感五千块是个天文数字，不知得奋斗多久才能实现。结果不知是不是通胀的原因，也就十一个月的时间，加上子冲的年终分红，两个人的收入直破五千元大关。

所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由于子冲的单身宿舍是公司包租的，陆弥便潜入其中，就在热烈亲吻之后准备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候，陆弥突然叹了一口气，子冲忙问她怎么了？陆弥无不惋惜道，早知道把金额定到六千块就好了。

子冲突然就翻身下床，高低什么也做不下去了。陆弥拼命解释说我不是不情愿，我想死这一天了，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目标不够远大而已。

不解释还好，越解释子冲越生气，他厉声斥责陆弥，

你怎么不把指标定到一万啊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陆弥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一个劲地赔不是赔小心还赔出一些肉麻的话，但是子冲根本不为所动，结果两个人背靠背地睡了一觉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从这以后陆弥就更爱子冲了，她觉得子冲不仅外表端正、干净，内心也十分健康，决不会为了自己的一点欲望就什么都不管不顾，同时还保留着那么一点点男人式的天真。陆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朋友问她，你有没有违心地夸过你的男朋友？陆弥说我简直就是心甘情愿发自肺腑地想夸他。

8

后来他们就很自然地同居了。

而他们现在供楼并且准备结婚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。

陆弥走了以后，子冲便去了电脑城，后来回了宿舍，听了一会儿音乐又看了几页书，不知不觉便睡着了。然而这个晚上，陆弥一夜未归。

子冲却不担心，因为这也不算太稀奇的事，有段时

间白拒工作室接拍了一本当代劳模风采纪念册，要求图文并茂，所谓图便是劳模们的近照。环卫工人，你得半夜四点在大马路上拍吧，鸡场、猪场的劳模你得等蛋多肉厚的时候拍吧，保不准什么时候他们才能露出带状的笑容……

只是子冲曾经给陆弥打过一个电话，但是她关机了。

陆弥出走的这个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就像任何一次去工作一样，她跟着白拒来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高尚小区，为一个三线的女演员拍照。

三线女演员本来还是有点观众缘的，但她不知死地跑到国外遛了一圈，终于把最后一点码头丢光。回到国内，她是找回了以前的自我感觉，得到的却是市场和观众的冷遇，幸好她的婚姻还不错，嫁了一个有所成就的音乐人，所有还算有钱也有人脉关系重整河山。

复出要有充足的准备，拍照自然也是全方位出击的一部分。

爱

拍照并不是在女演员的别墅，而是在该小区会所的室内恒温游泳池畔，由于是女演员的包场，以至于整个游泳馆冷冷清清，而女演员的五个私人助理均围着她忙里忙外的。当然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白拒和陆弥是见怪不怪的，可是这个女演员太不识相了，首先她觉得自己没震住这两个摄影师，不仅没有拍案惊奇更没有瞪大双眼目不暇接，反而平静得有些冷漠，于是心中已有些许不喜。后来拍照的时候，她总是教导白拒这样拍或者那样拍，又叫陆弥这样打灯那样打灯，总之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都是她最美的四分之三脸的角度。

10

对此，白拒和陆弥心照不宣地忍着，尽可能地配合她。正如白拒和陆弥的共识，一线的女演员反而还好伺候，那我们也只好把耐心留给拿捏摆谱的末流角色吧。

然而，女演员的一个要求还是把白拒给惹火了，当时的游泳池里飘满艳粉色的玫瑰花瓣，女演员穿着葱绿色的雪纺长裙，不仅裸露着香肩，还若明若暗地显现出她高挑轻盈的身材，犹如出水芙蓉般美丽。可是她犯了

一个错误，她要求陆弥和白拒都站到水里来为她拍照，她愿意为他们买游泳衣和游泳裤，而且她也觉得他们应该像她想象的那样敬业。

白拒沉下脸之后，便开始低头整理照相器材，然后头都不回地走了。

女演员大为光火，把所有的气都撒在陆弥头上，陆弥只管收拾灯具和三角架等物，也匆匆地离开了游泳馆。

在回工作室的路上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

好长时间白拒才说：“明天就把定金退给她。”

陆弥低声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。”

“说嘛。”

“白拒，你知道吗？从今往后我需要钱供楼。”

“你买楼了？”

“对，今天下午付的定金，是兰亭公寓。”

“那儿的地段还不错，交通也便利。”